从DNA到多肽链——我的生物老师

尚书

一

我自小就喜欢生物这门学科，从细胞的精巧到生物圈的宏大，无不体现了自然造物的神奇。然而，真正将我引入现代生物学大门的，就是陈玥老师。

陈老师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说话声音也很软，但是全身上下却透出一种由知识带来的自信。走上讲台，她认真的上课风格也让我惊叹。她虽然很十分认真，但是却十分和蔼，让人想把她当作大姐姐一般的存在。

第一节课她就使我惊叹。初中的生物老师上课基本上是在读 PPT，但陈老师却不同。虽然也使用PPT，但是陈老师上课却经常讲上面没有的内容。而她在讲自由发挥内容时却仍然不失往常的自信，即使面对我们班有名的好奇宝宝 X 君提出的各种奇怪的，有时甚至有些逻辑混乱的问题她也毫无压力。她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能够吸引每个人，哪怕刚刚上过体育课大家也能立刻静下心来，由她领入细胞的奇妙世界。

或许是因为她太和蔼，加上初中生物课的地位大致和体育相等（可能还要低一些，因为体育计算进中考总分），大家上课也渐渐有些不尊重她了。有一次课讲到了溴麝香草酚蓝水溶液。因为这个试剂的名字实在太长太拗口，大家开始一遍一遍地“练习”这个词的读法，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大家突然发现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大家才发现老师的脸色有些不对。但我们预感的暴风骤雨却没有来临。陈老师的语气几乎没有变化，却话语一转开始讲起了生物学科的意义，大概也就是那节课以后，就没有人在生物课上捣乱了。

课堂上的陈老师，优雅而不失严肃，认真又不失活泼，也正因如此，原本稍有些枯燥的生物课也能让大家盼望。

二

我是属于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正统但实际上却脑子里有各种奇奇怪怪想法的人。陈老师的到来，让我这些奇怪想法中的一大部分成形了。

第一节课，陈老师就推荐我们购买了《普通生物学》，这是大学生物学通识课程，它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作为通识书目，这本书很多内容都“只讲现象不讲本质”。为什么某些动物会存在持久的母性影响？为什么蕨类植物的颈卵器会退化？为什么初级精母细胞会在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期中的双线期停留很久？为什么克隆动物不会受到端粒缩短的影响？

那天，我发现《普通生物学》上关于有氧呼吸第一阶段——糖酵解的内容与教材有出入。我怀着疑惑的心态向陈老师求教，并做好了被嘲讽一顿的准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高考又不考。” 然而，她却从她那个看似并不大的包里抽出了一本大部头——《生物化学原理》,并且和我一起研讨起来。这时的她完全脱去了作为老师的那一面。和我之间也不再是传授与接受的关系，而像是下课时围在一本书边讨论问题的同学一般。她翻到第九章，开始和我一起看着那绕人的糖酵解图解。

“葡糖激酶催化葡萄糖的C6被磷酸化，形成6-磷酸葡萄糖……

“等下，这一步是不是生成了一个NADH？那算几个[H]啊？

“这边有一个底物水平磷酸化吧，那应该是有个ATP生成的……

十分钟过去了。经过一阵计算我们才发现，教材上对[H]的计算方法不完全等价于计算NADH的个数。但这次事件也让我知道了“书本以外的生物学”的诱人之处。

期中考试，我歪打正着地考了全年级唯一一个满分。于是陈老师立刻将我介绍给了负责生物竞赛的徐树文老师。如今，我也在认真地学习着生物竞赛。

如果要我将陈老师比作什么，我会说陈老师是一段mRNA（信使RNA）。她从生物学广袤的知识的DNA中转录出需要表达给我们的精髓，而后她通过tRNA（教辅书）和核糖体（课堂），共同翻译出一段又一段多肽，多肽盘曲折叠，形成复杂的空间构型，最终形成生命体的壮丽。